



## 关注

### 今年上半年中国游戏市场销售收入达1050亿元

第16届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8月2日在上海举行,并发布《2018年1—6月中国游戏产业报告》。数据显示,2018年上半年,中国游戏市场销售收入1050亿元,同比增长5.2%。与此同时,中国游戏用户规模达5.3亿人,同比增长4%。

今年上半年,中国游戏市场中移动游戏市场销售收入为634.1亿元,占比逾60%;客户端游戏市场销售收入315.5亿元,占比约30%,移动游戏仍是中国游戏市场增长的主要动力,但增速已明显放缓。

中国自主研发的网络游戏在国内市场销售收入798.2亿元人民币,实现海外销售收入46.3亿美元。游戏产业与网络文学、网络动漫等数字内容产业的互动进一步加强,数字内容产业细分领域加速融合,产业链条逐渐完善。

## 投融资



### 自贡文旅:整合资源 做大文旅市场

今年以来,央企和地方国资重组步伐不断加快。在国企并购重组的改革大潮中,大型文旅集团的组建是其中重要组成部分。据不完全统计,迄今全国各地已经组建了100多个大型文旅集团。地方资产良性重组、优势产业的融合发展,都交付在这批文旅集团身上。

02版

## 文化旅游



### 军事文化遗产景区的运作之道

时至今日,在保护开发的前提下,海龙屯遗址利用故事内容,通过游客体验和服用来体现海龙屯作为中国土司制度变迁和民族融合的象征,正在打造一个以历史、人文为主题的成功景点和综合性文化旅游度假区。在海龙屯景区的打造过程中,如何协调遗产保护和景区发展,应遵循哪些原则,如何提升游客体验?采用怎样的运作模式?

04版

### 特约合作《艺术市场通讯》



官方微信

## 收藏长廊

### 大众艺术品消费时代的来临

艺术与我们生活越来越接近,艺术消费的形式也越来越多样化。除了简单的买卖艺术品,艺术电商、艺术商业中心,甚至艺术小镇都逐渐兴起,占据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艺术对于人们来说不仅触手可及,更是与生活融为一体。如今,艺术消费成为热点问题,无论是艺术界、时尚界,还是商圈,都十分关注,并带动艺术进入日常生活,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08版

### 掌上品读《文化财富周刊》



官方微信

\*扫描二维码,掌上《文化财富周刊》,每天都有新精彩。您还可登录 [www.whcf.com.cn](http://www.whcf.com.cn),获取更多独家内容。

本版责编:唐七  
周刊美编:张海宁 刘青  
投稿邮箱:whcfzk@163.com

## 财富人物

“丹青难写是精神。”艺术不是无根之水,艺术家需要熟悉和了解传统文化和民族遗产,才能创作出有根基的作品,才能从骨子里找到最美好的东西。作为画家、收藏家、藏学研究家的叶星生常说:“我是以艺术家的眼光来搞收藏,有了藏品便进行研究,研究的成果又来提升、滋养我的绘画,三者相辅相成、循序渐进。”

# 叶星生:为西藏而守望 为藏派探创新

□□ 本报记者 李铮 景晓萌

叶星生,因多次将珍贵唐卡、西藏民俗物品等数千件个人收藏捐给国家和寺庙而备受关注,是众所周知的收藏家和藏学研究者。但叶星生始终坚持自己的“第一身份”是画家,他的“藏派丹青”从未停止过耕耘,其笔下绘出的都是西藏和西藏人民的美好。

在第二届中国——中东欧国家艺术合作论坛上,记者有缘走近叶星生,走近这位用尽一生时光、凭一己之力不懈地为藏文化的传承发展而努力的艺术家。作为画家,叶星生像一匹野马,无拘无束,任性地在国画、布画、壁画、雕塑等各个领域。作为收藏家,叶星生大开大合,收了又捐,捐后又收。

如今,除了收藏,他还在创新西藏布画、结合水墨语言和唐卡艺术形式的宗教主题绘画、融藏品和创作于一身的拓绘系列作品,让古老的藏文化符号活跃在当代艺术语境中,与不同的艺术语汇碰撞出蓬勃的生命力。

### 藏派丹青:为西藏讴歌

“我原本就是一个画家。”在收藏家和藏学家的名望日益掩盖叶星生艺术创作成就的今天,每次见到新朋友,叶星生都会在开篇这样介绍自己。

叶星生的身上有四川人的典型特点,个子不高,眼睛大而神,说话语速快且眉飞色舞。他的话语中既有川调也有藏腔,来北京后也染上了京韵。虽年近古稀却思维敏捷,谈起往事如数家珍。他在创作和收藏上获得的成就,绝非偶然天赐,而是默默耕耘的结果。

1979年创作的布画《赛牦牛》是叶星生的成名作,这个既有传统藏画特色又有国画风韵的作品曾经难倒了美展评委,因为这种在棉布上的绘画无法归入已有的画类,最终只得按画布材质被命名为“布画”,并在《人民日报》《中国书画》等报刊上作了刊登介绍,从此开辟了沿用近40年的“布画”种类。《赛牦牛》在获得西藏自治区美展一等奖、全国美展二等奖之后,叶星生被邀请为人民大会堂西藏厅创作壁画。

在人民大会堂西藏厅,至今还保留着叶星生1980年作为组长带队创作的《扎西德勒》等七幅壁画,藏语“扎西德勒”是吉祥如意的意思。《扎西德勒》借鉴了藏画的对称布局及装饰技法,全面采用三个不同的圆形画幅,中间的圆形画幅中,以一组藏历年的供品

摆饰“羊头、青苗、吉祥双斗”等为圆心,围绕着13个跳锅庄的藏族人民形象。整幅画作背景中有布达拉宫和红日,展现出藏历新年的欢庆场面。

这幅作品高4.5米、长18米,共有71个人物、49种动物,从1980年始至1985年底,反复设计了19稿,用了5年时间完成。只有真正熟悉和了解藏族节日习俗和思想感情的人,才能准确把握壁画的内容;只有深入学习过西藏传统绘画艺术的人,才能找到最好的表现形式。叶星生凭借20年来对西藏的丰厚积累,成为创作的不二人选。

出生在四川的叶星生,从小跟外祖父生活。在6岁的时候,幸运地遇到住在同院的四川画家冯灌父。在冯灌父的鼓励和帮助下,叶星生开始接触艺术,并沉迷在画画之中。在小学期间,叶星生又受到美术老师陈道尊的偏爱,开始系统地学习水彩画。之后,更进一步得到画家周子奇、陈亮清传授国画。进藏后,他成为拉萨中学第一位汉族学生,有幸拜入西洛——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的宫廷画师、后藏地区勉萨(新勉萨)画派第六代传人的门下。在人民大会堂创作期间,还与画家李苦禅有过深交,得到了他的言传身教,李苦禅为叶星生提笔“藏派丹青”,为其指明创作方向。

除了名师的指点,叶星生几十年如一日的临摹写生也为他的创作打下了深厚底子。入藏后,叶星生谨记老师周子奇的叮嘱,“要好好临摹藏族传统壁画”。于是,他几乎跑遍了西藏的神山圣地、民舍古庙,速写、临摹、拍摄了近千幅画稿,整理了数十万字资料。

《扎西德勒》的创作过程对于叶星生而言是一次极其艰辛的磨练,也是一次绘画技艺的锻造。在完成《扎西德勒》后,叶星生的艺术个性日益鲜明,先后以藏式绘画风格创作了年画《布达拉宫祥云》《珠峰叠彩》等,在继续“藏派丹青”欢乐、明快风格的同时,叶星生不拘泥于固有风格,在传统和现代、借鉴与继承之中,以真实和自我再现了自己理想中的艺术境界。

《原野》《藏风》《极地》《雪域之歌》等作品一改明快的画风,转变为对内心的探索 and 思想实践。有人说《原野》是叶星生对西藏的独特理解。在《藏风》《高原魂》的创作中,叶星生用自己的藏品形象构成画面主体,这种独特造型和实物感也给画面带来了一股清流。如此“绘”画好像是一种写真,但内涵却超于物体本身,叶星生是用现代人的感情,表现了自己对藏族文化

的崇敬之情。这种在当时还不成熟的创作手法,在后来叶星生的创作中得到了巩固和加强,他越来越坚定这种创作的可行性。他让这些远古的作品在画布上得以“新生”,也使得现代与传统得以完美结合。在叶星生看来,这是与古人对话、交流,并为之合作的结果。

### 藏而予之:大舍大得、初心不悔

“我的生活、我的事业、我的思想、我的全部均受益于西藏民间艺术和我的钱财、我的全部也挥洒于西藏的一草一木、大山大河,而绝不悔改,今生今世、来生来世我都愿在这条路上走下去,这条路通向天国、永无尽头。”

凭借《扎西德勒》和“藏派丹青”的影响力,叶星生本该顺势将自己的绘画保持下去,但他却在艺术创作风生水起之际,一头扎进了西藏文化的海洋,倾囊收藏并沉醉其中。

收藏,对于叶星生来说,最初是无意识行为,是出于对美的不舍和保护。在他13岁有了第一件藏品之后,他渐渐关注这些被人忽视的古老的东西。他最初的收藏里便有挽救、保护的动机。

2003年,“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开始启动。“那些唐卡、印经版都太美了,却被当成柴火煮饭。我太难过了,只能通过钉钉门板、背面抄写语录等‘伎俩’,将它们保留下来。”叶星生说。

“纸包不住火”,叶星生因为一幅铅笔素描的维纳斯像被扣上了“迷恋封资修”的罪名,所有的收藏品都被抄走。历经浩劫的悲痛,在后来叶星生创作的《洁白的毁灭》中有所体现(见右上图)。“无数传统艺术和古老文明在大火中涅槃,那些碎片、灰烬是降给人间的灾难。”叶星生说。

叶星生真心实意想将藏族的文化遗产保留下来。于是,仰仗着卖画的资本,他开始四处寻觅民间宝物。只要见到好东西,他总是倾尽所有将其纳入囊中。在拉萨有名的民间艺术聚集地——八廓街上,叶星生获得了大量收藏。

有钱人搞收藏,是拿多余钱来调剂生活,叶星生是用生命在收藏,他的工资、稿费、卖画的钱全部花在了收藏上。为了收藏,他节衣缩食,倾其所有,卖画、变卖家产,甚至将母亲为他准备订婚的金首饰也换成了钱购买藏品。



洁白的毁灭 叶星生



叶星生工作照



叶星生《赛牦牛》全国美展二等奖 中国美术馆收藏

在叶星生的眼中,每一件藏品是一种工艺、一种智慧,数十件藏品组合在一起则表现出了一门学科、一种文化,将所有的藏品组合成一片,便是藏族一段辉煌的文明与历史。叶星生说:“我每获得一件藏品,便获得了一种知识,一份对藏民族的理解和敬重。获得几千件藏品之后,我才懂得这个民族的分量有多重,这些可能连藏民自己也不知道。西藏文化和历史,就是一笔一画写出来的,一刀一斧凿出来的,一脚一步走出来的。”

1999年,叶星生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将30多年收藏价值8000多万元的2300件藏品捐给西藏自治区政府。2003年,他又一次将自己重金收藏的国家一级文物“马头明王堆绣珍珠唐卡”无偿捐给西藏色拉寺。

历经艰辛积累的“收藏王国”,却在一念之下重归于零。“如果从市场经济的角度看,我确实是别人眼中的疯子 and 傻子;但是从人生价值、从收藏的文化意义和对文化的保护作用看,通过收藏、捐赠所获得的是一笔用金钱无法计算的精神财富。我喜欢这片土地和人民,只是做了想做而且开心的事情。”叶星生说,“对于我的收藏,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建一座叶星生西藏博物馆,让我的藏品为大家讲述西

藏的故事,让更多人爱上西藏和灿烂的西藏文化。”

### 拓绘经典:与古对话、与今共赏

“各种艺术手段属于人类,我愿全部拥有之,我愿有三头六臂、七十二般武艺来表达我的感情,人不应在固定的形式中限制了创造,而应该在创造中找到更多更好的形式。”叶星生说。

中国收藏家协会原常务副会长杜耀西曾这样评价叶星生:“如果将叶星生的藏品折算成财富的话,他可以是腰缠万贯的大富翁。然而,叶星生收藏的藏族艺术精品,不是作为自己的财富,而是作为民族的财富、国家的财富。”

叶星生的收藏不是为了投资,而是为了艺术的鉴赏与积累。当藏品令他对藏文化和民间艺术的理解达到一定高度时,他又回归绘画,用艺术的方式表达其对藏文化的阐释和对生命的解悟。

叶星生说:“作为艺术家,不应该总是一种套路、一种模式,而应该用‘三头六臂’来施展才能。应该在不同时期根据不同的对象画出不同的风格和特色,别把画作搞‘油’了、搞‘腻’了。”

▶ 下转第02版



人民大会堂西藏厅主体壁画——《扎西德勒》图 1800×450厘米